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六

墓誌四首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

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此一無科能字以

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

氏者徃徃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

於河南今為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

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潞州襄

垣主簿遷汝州梁縣一有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

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十數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

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

葉鄭州之滎陽縣一有字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

州皆有政能作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

冠得疾一有及寢而三字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

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

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冲淑沂泳

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

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

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

為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
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
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
思一作歿也見稱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

夫一有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
父室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
孰當其興在子與孫一作在子孫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之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
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
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
為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
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
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
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
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

而高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
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
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
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
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
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
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
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
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
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

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
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
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
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
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
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
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
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
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

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禁密花透皆

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

而自矣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

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

職言又言有司多出無求上旨多有從中出而數更

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

務欲各行而守者慮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

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

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真容薨于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召

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

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爲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揚元白不足多也公旣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汶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

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負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一有劇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徃徃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

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

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

民而堰勅列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

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

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

治衣擲纜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

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梳無新衣然平生有

好施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

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

下有者大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為少今予不能乃
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書之噫公之事

何多與繁予之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
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爾將葬其
嗣子某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
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
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
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
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
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

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
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莖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
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
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
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
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
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
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
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

以調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巖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祖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

役者人用不勞遷大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
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
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
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
改尚書戶部員外部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
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
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
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
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
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

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
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
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憲之
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
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
秦州宿重兵嘗慊食公為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
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
征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
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一作夷落數千人詣轉運
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

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國固為
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
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閤
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詢詢出異語且觀
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
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
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
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
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
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

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甚後愛且畏之以比
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
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
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
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
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
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
徃徃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
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
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

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

以后服塋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而一無也守下有

終為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

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

張竒其次適故開封府上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

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

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宰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

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

公性孝慈雖在太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

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五作十卷直而有氣

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

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
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
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為性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盛德
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大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
參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
告病還家賙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
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
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文貞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廷實不仕祖諱昂
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
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
第為濰州司理叅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
叅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
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
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
君始為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
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
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為吏所至有能名京

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張卹
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為言詔書褒美在閬州
治嘉陵江右隄民至今賴之君為博士特其第愈猶
為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
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
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
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為恨已而其子唐
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
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
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

通判陝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為秘
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
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
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
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為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
德鄉之南源銘曰

張有世序是為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
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尹公墓銘

榮陽此下一有
二縣兩字

及寢

一作
反寢

朱生

一作朱
公佐公

善

此下
有改字

謝公墓銘

終始

一作
始終

薛簡肅公墓銘後世譏我

一作譏
一作議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

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三百戶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

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

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

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

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

此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

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

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搢紳之士一無此字望
之若不可及已而擯一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
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
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
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
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
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
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
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
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

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
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
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
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
靈州没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敕訪時
事一有使得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
出師公請一有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
知節才可論傳潛揚瓊敗績當誅刑一有以正而田紹
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
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可者

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

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金

帛三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

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

浙轉運一有副字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

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

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假人奔喪

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

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

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之

胆而能徑一字無此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關

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未能反

與一作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與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

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

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

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

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

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

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

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

于官公好學有文九五無此喜為詩為人嚴教修潔

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

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

集賢一作始復直集賢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

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

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

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

有八以終無此梅氏遠出梅伯世父而譜不明公

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勳贈刑部侍

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

丞次曰寶臣皆

皆無

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

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

子贈賻優恤

一字無此

加一作

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

寺丞明年八

九一作

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

原

長一作安鄉西宣城縣

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

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以歛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一作終

尚書都官負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

氏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一作蘭陵郡無夫人

字蕭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

君李氏之室為第三子於脩為叔父脩不幸幼孤依

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

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

知太夫人言為悲一作哀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世

家江南偽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

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

以歿公以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

隨闈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

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
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
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
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
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
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
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
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維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
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
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

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
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為布衣非其義不
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責終身不造其
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為隨州推官治獄之難
決者三十六一人字有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
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姦利命公徃籍之一有官為出入四字
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
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
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
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為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不法五字

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
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
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
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
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賃舂公折之一
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有歸于明通退而無
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
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
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
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

汝獨以左本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
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
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
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
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
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

墓誌銘

代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為咸

平縣故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
不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
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
為政其利可以賙天下貲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
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為政何擇
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
其民曰令欲為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為去其甚惡
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牒其脊而還
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
曰使我為令暮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為

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
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為諸縣最。歷
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
田者言旱不為災，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
穎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為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
矢為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
「為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
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
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
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

務調人緩急而為性寬靜沈默

一有及於吏事
於所為不稱其守

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答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

為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

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作人

無卒

于家一適米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

蔣成鄉拓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

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

班殿直次拱已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

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戶叅

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

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
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
得備貧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
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
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賞施德于人至公貴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
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
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
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
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
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
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
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
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
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崖窮居獨遊
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
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一有字於是又知非
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又在於世亦不
可得一有也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
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
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
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

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
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
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
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
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
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
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
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
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
而志守端直臨事敢

一作果

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

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
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
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
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
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
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
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作
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
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
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
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
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
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
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
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
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

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
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一有且字將以為侍
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
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
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
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
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
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
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

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鄉大夫朋友太學之諸
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
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靈一作泉鄉之北扈原先生
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
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
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
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
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得存衆說乘之
汨其原恠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遺

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
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
考其不在斯文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梅公墓銘於許一作許見其一作其時邊將三字上一

孫先生墓銘聖既歿經更戰焚一作聖人既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八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一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

以錢二百千為其贖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
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
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
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
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
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
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日其所改更於君山之
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
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
而亡媪指某氏為仇告縣補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

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寃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彌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

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
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
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其年某月某
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
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
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
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

哭少

一作
幼

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

一作
杖

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

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

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

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

以招延一有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

氣自豪予少家隨州一有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

為童子一作予時為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

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一作已能

知夢升為可竒其後七一作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

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

疾一有解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時謫

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

握手噓噓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一作自若

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

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

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

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乃字我羞道於世人也

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字笑

曰子知我者一作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字博辨雄

偉其此一無意氣奔放猶若一有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

志雖困而獨其一字無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

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

一本改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

鄧者皆俗吏為人作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

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無一作憤憤卒以不得志死于

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

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

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溫氏生妻男二女將以慶曆

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葬于其弟渭

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
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日子之文
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閔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
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
與子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
悲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

一作距某縣東南若干里某原

有墓曰狄君之墓考廼子所記

一作穀城孔子廟碑

所謂狄君粟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
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
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虆子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
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
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
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
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學自立年四十始
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
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
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

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節以一二數之
 惜為竒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
 賄汚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
 便君之政者徃徃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
 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
 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
 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疆壯為兵有告
 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寬
 民能自伸此令養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
 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初

用兵州縣既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當驅以
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
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
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
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
人春秋釋奠而與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
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
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
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
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

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
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
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
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
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
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四字無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
其三尚幼其其字無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為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
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
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夫人趙氏質夫生
四歲為殿直公為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
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
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
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
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
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
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
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

為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
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
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之
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
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人
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
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
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
舜而瞽不得為哲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
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

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
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子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
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
肅公之絕世閔全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
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
質夫之賢雖其閔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

一本上
有品字

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

經為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

會縣令又為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叅軍吉州太和秦
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
子四人曰淵曰溱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
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
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
坊村先塋之次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
和皆大邑民喜鬪訟徃徃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
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
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
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

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
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
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濤皆舉進士
濤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為祕書丞濤著作
郎直集賢院以濤官得封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
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
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
大其門足以彰為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一作
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
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

賢院學士文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
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墓

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

逾作遠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
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
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
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亦

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

古

古今作

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

乃已不為首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

易而

此一字無

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

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

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

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

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

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

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

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
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
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
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
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
與邊臣一作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
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
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
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
一作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

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
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吳臣西
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
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
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未果其後吏至
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
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
陽求醫疾革隱一作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
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
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

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
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
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
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
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
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
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邵人孫謙益校正

黃夢升墓誌後二年一作後三年飲之酒一作以獨其文章

未衰也一作文章因為一作乃為

又別本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

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
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為江西大族自其

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施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隋州夢升從其兄官于隋予時為童子見夢升年十七八眉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已能知夢升為可竒其後八年與予皆舉進士于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典國軍承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解去人之後調江陵府公安主簿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能識久而握手吁戲相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又二年予徙

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問嘗問
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
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乃我羞道於世人也求
之不肯出遂飲以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笑曰
獨子知我者也乃肯出其文其博辯雄偉意氣奔
放猶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其文章
獨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
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
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
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

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
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
南陽集凡若干卷其娶溫氏生四男二女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
兄患世之莫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乃為
之銘曰

予嘗喜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辭曰子
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閔然滅泯未始不諷
誦嘆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
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夫歸咎徒為

夢升而悲

與黃渭小簡

脩啓多事不及周謹鄙文或可刊石望只依首尾
不須添他語亦不必平空及不用官銜惟書刻人
欲署姓名無妨墨本乞三五紙乍別保愛脩再拜
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縱橫制作之意似徐
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
得人間四十年尔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
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旣乖
悟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為

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
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
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
五月諸孫庭堅記

右黃夢升墓銘公年三十八所作真蹟今藏興
國軍吳氏字畫端麗雖似淨本然亦間有塗改
校今衆本凡增損異同七十餘字疑公後嘗修
潤或傳寫差訛今錄示後人併以元帖并山谷
跋附焉

伏君墓銘至君一作君至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九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遠
祖諱璵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
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
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福州連江尉睦州青
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
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
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

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為明
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
更立至今用一作因以為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

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

負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為提點福建路刑

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

冲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慄御史考其課為天下第一

遷司勳負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

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

方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一作外乃復起為比

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

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

猶習故態苟簡弛壞漫一作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

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

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其一作

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

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

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輒囚辱侮慢一作尙辰鼎澧一作

鼎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

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

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為備而
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嘲啾絃觸驅而遠
之耳若必擾伏制後至戾其性則噪呼跑越駭起而
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
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
動一聽君所為而蠻亦卒無事復為司勳負外郎判
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
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
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
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為司勳

負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為知者所薦為人
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為
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喻是也轉運鹽鐵皆堂財
賦而君常以民為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
一有必為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
費字守官不為勢牽一作不為利奪一作為青溪主簿時
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一有號強吏喜負其
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
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
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夫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

蒙正與莊獻明肅皇一有太后連姍轉運使等皆不敢

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柰何使貧民失業

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十一作萬斤君為轉運

使時三司請益益一無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

以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柰何增

之天子為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

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為君罷之

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其事一作某三司使欲用其

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

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

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真卿亦早亡敞今為大理評事敍鳳翔府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又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

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
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
贍望咨嗟相與言曰揚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
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
一篇示其子忱慤而授以言曰一有臣臣子雖死不
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
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
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
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慤以其語并其兵
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

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
侍郎公少師事種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
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
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
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
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
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爲可用而世多
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鬼
毛川爲言所敗者用楊公一有楯也蓋世未嘗用其
術爾然公素剛一作直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

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
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
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誡之其後三路
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
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
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
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救
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
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
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

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比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揚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竒之召試不赴拜著作

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
 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
 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
 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
 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為人廉潔平一作剛
 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
 不及也公一有諱借二字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
 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此字又娶王氏
 太原郡君一有六孫景略景亮景謨景道公卒之明
 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

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
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
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為諫官時嘗與公
爭議一作言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
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為可信也
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

一作其來有

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

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鄉振

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

一作遷

南祖屈偽邦今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一作

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

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

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

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弗迷昭

穆縣聯公其歸比一作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

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

信為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為防禦使太祖時為置建

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為留後後召以為宿州刺史保

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哀以西頭供奉官監
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
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
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
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
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為
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
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為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
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為發運使以峻
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

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
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為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
近溥嘗夜擎輜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
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
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
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
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為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
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
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
贈其此一無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

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政賢而有文武材今為尚
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
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政以其喪
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楊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

一作

邊陲桓桓侍中

國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
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
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政為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

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黯娶胡

氏一有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喆

尚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

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事於

予較其藝常為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

法度予固竒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

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為人其後

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子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

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

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

以誌諸後世

一有子嘗嘉尚恭而從王君遊十字

乃為次其世而作銘

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遭巢猾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為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遷理之丞藍田夏維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維逢饑舖粟不殍褒功勸吏天子有詔維人染癘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為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偽吳故歐陽

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

中乙科一作太宗時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其後為御史有

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一有見見者

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

無言明一作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

立墀下者真御史也一有會字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

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

君一有拒二有透字曰如詔一作如制所勅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

他吏覆之一有他索其家得一有金銅器十數

府君坐鞠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
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
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
一作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
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負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
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
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
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一作有僧某者
用浮屠一臂禱雨官為起寺於上一有淮龜山自京師王
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動一無字四方又誘民男女

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

者幾百一作常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

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無叫號不得免一作而

得免府君聞之驚一作駭曰害有大一作甚於此邪蓋捕

其徒詰其姦民誅一作十餘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

一作而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

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

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轉運嶺南舊以市舶司物代

使府者相襲久而不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為俸今上

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

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
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
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
祖諱某祖諱某偽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偽唐屯
田員外郎娶米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
一有今字為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
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一有美治身儉薄簡言
語為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一作常坐如對大賓終
日不少懈一作色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作
不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

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隳盜猖土裂四一作食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州自

王傳死子時敗臣于揚自梁迄周廬陵偽邦歐陽是

家世以不章彰一作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間始

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文之材御史其能廉

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

祖耀卿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

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

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咸
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
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
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
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
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
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
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日以疾
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
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

爲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明一作州糧料
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
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澤沂六州皆有
能政喜自晦然知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
析纖密自前世功利必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
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
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
爲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
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
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

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
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君子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
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歟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
厥聲以振忍生而耻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
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類無窮少府之賢
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
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劉君墓銘起焉

一作起君為

陽公墓銘舒州

一作徐州

以其喪歸于河南

一無其于二字

歐陽公墓銘左巡使

三字上一充字

偽唐

一作唐下同



居士集卷第三十

歐陽人忠公集三十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

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
縣伯張公諱錫字旣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
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
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
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
公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

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
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
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
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
故其此一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
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
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
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
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
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

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
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貴
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
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
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
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
是議徙內地公䟽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
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
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官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
人公䟽言天災可畏不可及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

脩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
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為員外郎郎中累官至
諫議大夫於外為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
一作南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
府滑州於三司為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
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
監於侍從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雖其一作其雖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為宜其在京東
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壩地收租緡緡
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

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
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歿賊王則
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
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
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
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
毋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一有平生所
爲文章有集
卷十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
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
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

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

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

州之襄城其鄉某原一作彰孝鄉保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

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

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克子雲一作瑾子諒子

真子真子克皆早卒於公之葬一作終也子駿子雲皆

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

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縉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

必為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

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

口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
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
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一有學通
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
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
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眾數千以攻桂管宰
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
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
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
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
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
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
險恃阻如捕猩猩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
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
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
恃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
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

幾信可立也

此一字無

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其

一作

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尪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復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

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君悉
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
一作邊邊吏避庄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
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
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
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
奪羊一作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
君言夏人遠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
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
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

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
卹其家以其子炤為字有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
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
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
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
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
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為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
汝者杜君也君諱祀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
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
遷今為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

鑄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
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
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
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
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
害其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
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
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
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
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負

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
茲謂不沒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
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
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
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
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
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爲未有

大見于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爲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號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

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執其吏以謝君君用
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
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一常直其兄而弟
訟不已君爲往視其田辨其券而以田與弟其兄
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答而不敢耳弟
曰我田故多然耻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
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詰
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
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
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

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為主
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
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
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
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
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寃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
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
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
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
而益篤喜爲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

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爲錄藏于家其材能好
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民生一
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爲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
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
有俟而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

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

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
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
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
某鄉某原鄉一作神陰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
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
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
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亥鄉侯
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
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
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

令一無字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

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為泰寧軍節度

掌書記推一作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

庫天任中詔舉辭學覆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

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

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

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

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

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

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
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
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陛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
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
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
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
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
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
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絀治其大且甚者不
過二而蜀人安之自察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

俗放燈由八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
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旣而大宴五門城
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
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
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
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
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
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
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
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

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
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
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旣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
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
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
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圍火所經而
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
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
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
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

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
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一作敢妄取
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司天言
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
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
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
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
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字出語及仲淹皆
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明其誣在上意解而後已
公為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

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
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
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
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
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
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
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
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
不以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
明屈為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

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
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
臨界上前三日公謀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
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
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
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
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
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
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

吳反河西與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
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
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
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
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
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旣徙鎮
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
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
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
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

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
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謹
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次
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
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一作
授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
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驪
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
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子輔藩
藩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
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愈一作遠彌長

居士集卷第三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待制墓誌知建安縣建本吉本同而蜀本衢本
作建昌羅氏本作建陽朝佐按仁宗實錄杜杞傳
作建陽今從之

張公墓銘讀于一作新人有進士作人之乃以為一作

公工部有尚書字

杜公墓銘四十六一作四十六

程文簡公墓銘八年以後起居注此下告其

軍一作告

--	--	--	--	--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一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
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
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
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
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
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

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
 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
 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
 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
 公為人尤潔廉自剋一作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
 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
 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
天下國家以為重退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
 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
 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

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
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
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
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
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
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
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
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
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
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

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
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
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
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
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
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二曰此
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
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
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徃徃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
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

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
使以次次第作得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
麥糴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
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
於權要有所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
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
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
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
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
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

爭其關公以問吏吏受丙賦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
遂一作授他關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
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關不願爭公不得
已與丙而突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
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
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
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
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
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馱西兵之久出而民
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

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
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
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
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
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
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
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
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
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

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
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
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
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
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一作亦罷以尚書左丞
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
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
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
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
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

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
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
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
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
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此一無不足者
歟曾祖太子以保師一作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
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
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
夫人子男曰誥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
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

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紱次適畢州團練推官張遵道
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
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
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
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
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
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
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牲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

喪于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
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
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節能自晦藏與人居
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
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薦自天聖明道
之間予與其兄第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誼贈光祿少卿祖諱丈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苗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此一無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

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

以聞一作狗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

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

遂知懷州至暮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

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

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

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此無謂生可厭

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恠之已

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

子材葬君于一作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澗

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
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
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
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
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
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為宣城人常
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

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
不欲仕哉居其此一無官不得行其志食其此一無祿而
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
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
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
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
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
堯臣有名當世今為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為
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
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

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
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為吾榮居者養吾體仕
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二康彊無恙以
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
陵歐陽脩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
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
為之一本上四字作銘曰

志之充樂也一作乎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若之喪布衣蔬食

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
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
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
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
材者惜有字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
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
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
杜公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
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一有府字為開封人自君之
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

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
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
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家城
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
務君狀貌竒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
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䟽論朝廷大事敢
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
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急於父安允一作而困
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
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

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與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徃徃驚絕又喜行狎草一作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徃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

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後得湖州長

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

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必將作監主

簿次日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

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

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字有皆顯列于朝而

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

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

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者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者胡不反子之

歸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

世以顛擠荒孰問兮香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

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一作不

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一有能

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

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無

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

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

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
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
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為留守竒其文章待以客
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
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此一無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
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
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
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
未不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為集賢校理負時
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

神會客為御史所彈公以一作預坐客貶知濠州徙知

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

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為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

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

九月為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

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

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勲輕車都尉爵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為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

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時

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一有母禫者法當連坐主

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襲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言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

易傳十篇

一無此五字

其他

一作所為

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

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成兵驕前為守者患之不

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者

非某人邪取其一二

一人此無

寘于法餘悉不問

一有由是

二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

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

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筭

緡使得糴旁郡而

一有出

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

一作甚

有司上其最

一有第

一有五字

京東

降詔書褒美

一作論其

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

皆當世要一作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

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

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

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

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

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

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為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

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

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

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置之

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過食皆可施行
方公病時八月開通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
一作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為予
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
中特賜謚曰文節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
一作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
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孺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
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
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

臣某官二無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詵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空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歲刻銘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祁公墓誌銘衢閩蜀本皆作娶相里氏司馬公
記聞亦然推羅氏并吉本以為李氏近歲吉州教
授林仲熊遂入纂誤非也

王文公墓誌銘諸本皆作階朝奉大夫惟羅氏本
作朝散大夫

蘇長史墓誌天下殆於久安二十三卷余襄公神
道碑作怠於久安朝佐攷公集怠迨殆三字似通

用徐氏墓誌吾母不以愛殆我穀城縣夫子廟記見者殆焉此亦以怠為殆也劉侍讀墓誌殆今三十年祭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迨為殆也諸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杜祁公墓誌銘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遂一作工書

蓋心畫之本以其用俗書畫字遂削去後有李端懿蔡襄墓誤皆云工書畫

蘇君墓銘太子太師此下一有祁文章一作華所好一作

好其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二

墓誌七首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

公墓誌銘

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礪山礪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

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
 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
 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
 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
 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
 用事無敢指言者其一有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
 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
 厚恩復位彌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為之罷景
 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
 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
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
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
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
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
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
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
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
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
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

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充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髡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

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
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
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歛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
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
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
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
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冗者斥其妄計小利
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
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賦
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

其餘而積於有司者又字有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
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
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
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
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
度支副使林澠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澠乃止益利
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
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
語及上之左右徃徃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
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

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
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
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
工嬖習之賤莫不開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
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
益怨構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
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
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
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
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

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
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
月拜戶部侍郎叅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
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
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
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
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
自宜如是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
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
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

集五十一一作六十一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

重儲嗣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

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一無某官二字下同贈

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

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一作鄭國

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

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

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

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上山皆

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于宋城

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礪山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
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
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
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叅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
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
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闕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

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付持。一作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

丞知襄城縣舉才識蕙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脩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又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

官曰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
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
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
人流于嶺外一府股粟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
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爲冤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
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
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
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豎子即可作
蚺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
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

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
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
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無
此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
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
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
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叅知政
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
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
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一作公直乃復以為樞密

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
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
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
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
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
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
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
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
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
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

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
殿學士徙知河南府無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
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
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側然遣使
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
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
愈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為
大臣言吳棊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
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
徽南院使廊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

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
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
奏䟽論之廷一有朝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
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
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
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
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
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
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乙卯作卒于位一有以詔
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

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闕官
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
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
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祕書省正字安羣
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
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
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
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蹶躅不安自言子班父前
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
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

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

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

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作始來

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

于一作天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

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下悔

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夫而思愈久彌新帝曰

廷臣汝剛而直來汝子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

之憂帝為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

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
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
也上方宴禁中爲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
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
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諡曰某即
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襄親鄉先塋
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
大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

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
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子母
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
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于內外而
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
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
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爲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
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
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
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

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
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
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伏
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
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
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
夫勲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
戶公為兒時上在東宮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
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
語不及私數為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

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既薨得其遺藁之未上者言宗
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
廢義者輒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
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
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
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
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爲政循法
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
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開城叛
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

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
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爲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
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鬪皆如精兵
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
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
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
杓者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
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
在三班院尤爲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
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爲

歟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
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爲三州又皆有治狀故
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
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爲鎮潼留
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爲寧遠軍節度使公懇
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
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
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
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諤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
曰訴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

練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祕書丞夏倚次適皇
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
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
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
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
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
紛其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
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
聞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

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賁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
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文安公墓銘封曹國

封字無

吳正肅公墓銘才識兼茂明於體用

一作賢良方上
正直言極諫

顧上

蘇州故多盜

州

蔡留守司

字無

本邦

一作邦

李留後墓銘 即以某年

其一年作

吳文定公墓銘 其年

其年

其年

其年

其年

其年

其年

其年

其年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
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
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
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
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公爲
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

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
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
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
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
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
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皋縣所至民
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
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
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
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

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
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
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叅知政
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
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
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
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
月京師足食旣而嘆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
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徙至
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

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
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
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
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
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
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
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
祖諱稠池州錄事叅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逖
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
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楊子縣主簿次

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
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
歲益不克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
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歛
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
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
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
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
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
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

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
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
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
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
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
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
于國永幽其閔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
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
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
及第為此一無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
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社祁公與紘皆以
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
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
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
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
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
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

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
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
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
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吏用二三大
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
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
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
其餘皆猶婢爾青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
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
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下

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
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滄
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滄違節度將誅之大臣
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滄不可罪
由是罷洙而釋滄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
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
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
執中爲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
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

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
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
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
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
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
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
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
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
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
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

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

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
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
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
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
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
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
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
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
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
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

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寔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京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

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謂一作

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屋

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作一哭

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

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

子增此無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

城一作宣州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

人也堯臣姓梅氏名自此無其家世頗一有能詩而

從一作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

童兒一作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

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
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
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
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
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
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
譏笑詭一發一有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對可謂
君子者也初在河南時一有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
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
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

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

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一作風雅以誦詠聖化乃得國

子監直講三年冬裕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

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

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

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

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

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

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

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

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
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
再娶刁氏封某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垆
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
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
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
窮蓋非詩能窮人死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
銘曰

不感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覆于傾養其和平
以發厥聲震越渾煌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
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此字無不以矜
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
言者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徃徃造人
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
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
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
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叅軍

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
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
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
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
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
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
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
南曹登聞檢一作鼓院為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
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局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
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

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
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
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
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
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
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
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
氏因一有字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
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
夫始相慶以為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

自以為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

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

于某所一作陽文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為

理治一作命數自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

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

郎妣李氏始隆一作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

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

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

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

曰懋簡并州司戶叅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

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衮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
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
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高祖而上
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

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
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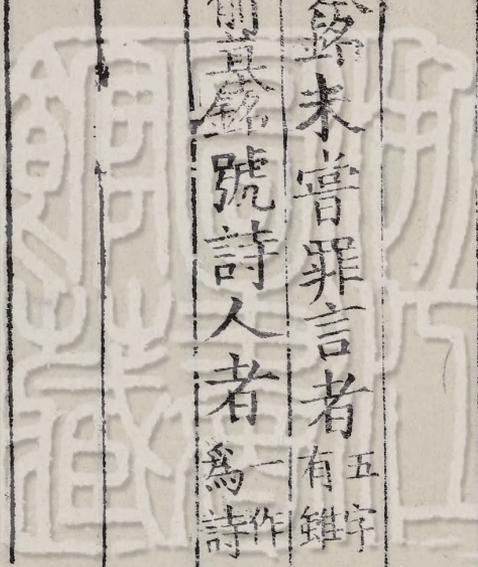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孫公_{宜壽}未嘗罪言者五字上一宜壽_字号

梅聖俞_其號詩人者一作號見其文作文詩





七十八日 庚辰年 四月

編益對五

其其文

本
日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19284

一九 年 月 日



